

廣
佛
教
人
生
觀

月溪法師文集第一冊

月溪法師著

佛教的人生觀

人對於要怎樣過日子的看法，概括起來說就是大生觀。而所有的人生觀都有一定的目的，大部分的人追求衣食果茂，生活安定，並維持相當程度的自尊，用這以為已足的終其一生。然而做為万物之靈的人，除了欲求物質的滿足之外，還有追求自我實現和超越的需求，以及明了人生的真諦，如此才不致于糊里糊塗的枉過一世。尽管有無數的專家，都以他們所持的看法，試圖來告訴人們该怎么活着，人生才有意义；只是那些看法，往往因環境的變遷而變得不合時宜，甚至還會因此而產生不必要的困擾。月溪法師有鑒于此，乃依佛陀的教法，告訴我們該如何研究人生的真相，突破苦乐的覺受，根除虛妄的迷夢，然後完成做為一個人的究竟宗旨——成佛。

佛教的人生观

月溪法师 著

北京广化寺

数字图书馆
PDG

广化文库储月溪法师文集缘起

九五至九六年，北京市佛教协会请首都佛教界及各大院校名人大德，专家教授，在广化寺法堂举办了多次佛教文化讲座。众多学人反映强烈，共沾法益。不仅丰富了信徒的佛学知识，还引发了信众对佛学研究和修持的兴趣。于此同时，广化寺成为众多居士修学佛法依止的道场。由此我们也真正体感到了住持佛法者任重道远的压力和艰辛。

近几年周围有几名亲近的居士，他们是广化寺道场的护法者，也是和我经常探讨佛学的同参道友。如谁读到感受好的法本，都会介绍给几位同参共究。一次在华侨大厦工作的许居士从香港回来，带给我们几位一套《月溪法师文集》。他说：“这是彻见本性的肉身菩萨，是离古圣甚远的最近圣人。从现代人的根性，用现代的语言机锋来引导现代人学佛走向。此即为现代学道者明宗旨，为现代学道者辩是非，最适宜现代人的难寻法宝”。感于他的诚心，我们几位细读，惊喜地认识到，月溪法师说的法确是不沾

不滯的自性流露。他的文章是从体性上发挥的，言简意赅，直接明了。令人顿感如解渴的甘露，迷茫中的觉醒。此殊胜之法本，怎可自珍自食。愿以广化有缘者共飨。所以这次广化全人发心集资，重新排版，以繁成简，改竖为横。方便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能用极短时间读看，来结欢喜之缘。更愿读者能超越我们所感，体月溪法师本怀，见自己本来之性。

在此特别感谢许居士给我们提供之殊胜法本，和为此书校稿的吴月清居士、奚敬明居士夫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美好心愿。

在辞旧迎新之际，祝愿为此书施资、流通功德者新春如意！万般吉祥！

一九九八年农历腊月初八日

怡学于广化寺伽蓝殿

月溪法师生平

月溪法师，俗姓吴，讳心圆，法号月溪，1879年生于云南昆明。

吴姓祖籍浙江钱塘。先辈曾于云南为官，后定居昆明。法师出世时，家道已经衰落，其父吴父镜以经营一间小客栈为生。母亲陆氏，是一位善良贤淑的虔诚佛教徒。家中有子五人，月溪最幼。

月溪法师幼时身体虚弱，但喜爱读书。儿时常随母亲到附近的圆通、筇竹、华亭等寺庙瞻佛诵经。稍长后常去禹门寺拜佛，听静安长老讲经，并与长老结为忘年交。

十二岁，入汪维寅先生办的私塾。因读《兰亭集序》，感叹人生。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，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”，开始攻读佛学，经年，博通老、庄、濂、洛、关、闽六经。

十七岁，法师到上海震旦大学哲学系读书，除佛学之外，攻读西洋哲学及英文、法文，并遍访江浙梵刹。经过以佛学与东西方各种宗教及哲学思想的比较，他认为治

国平天下必由治理人心入手；而治理人心，“能使人心善良，最有功效的，最美满的，莫如佛法。”他以为“世界上一切学问，都是有穷有尽的，唯有佛教高妙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，是超过一切的，是彻底解释人生真谛的。”

为了贯彻以修佛进而治理人心，治国平天下的思想，法师不等学业修满，便离开上海回昆明准备受戒出家。这一年他十九岁。

回昆明后，法师坚辞父母为他所订的亲事，然后在禹门寺受“俱足戒”出家，拜静安长老为师。受戒之时，为了表示诚心向佛，法师在佛前燃了一只手的无名指和小指，并剪胸前肉燃起四十八盏灯供佛，同时发下三大誓：“一不贪美食，乐修苦行，永无退悔；二遍阅三藏一切经典，苦心参究；三以所得悉讲演示道广利众生。”燃了两个指头之后，法师曾自称“八指头陀”。法师燃指敬佛发誓是追随晚清著名高僧寄禅大师事迹，法号月溪亦取自寄禅大师诗句：“诗心静养云千嶂，禅意清余月一溪”。

出家第三年，法师二十二岁时，便开始为僧众讲经。二十四岁时，经牛首山献花岩铁岩大德指点，日夜苦参，

终得证悟，取得了“讲经说法渡众生”的资格，法师开始应各地法会之请，云游各地讲经说法，先后到过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、北京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四川、热河、河北、香港等地，凡二十余年。在肩荷佛经，到处讲经说法的同时，法师还潜心于诠经著述，主要著作有《大乘绝对论》、《大乘佛法用功概说》、《佛法大纲》、《佛教人生观》、《禅宗修法》、《禅宗史略》、《月溪法师讲无始无明》、《月溪法师讲念佛法门》等。

月溪法师一生，有剃度徒二人，皈依弟子五十万余众，开悟弟子八人，说法讲经二百五十一会，著述九十八种，近千万言。以一人之力读经、讲经、诠经到如此规模，在佛教史上是罕见的。为了成就这些功迹，完成出家时发下的大愿，法师日夜辛劳，二十年无暇剃须理发。抗战期间，法师由日本占领的香港回到昆明。他头披长发，身穿旧裳，常被路人当作乞丐。

抗战胜利后，法师驻锡香港晦思园，继续讲经、诠经，并游历南洋诸国，一边讲经，一边为兴建万佛寺筹资。

1948年，在法师主持下，开始在香港沙田万佛山兴建

万佛寺。经九年，万佛寺于1957年建成。至1962年，佛像塑成。万佛寺规模宏大，建筑精美。自建成之日起即成著名宗教场所及旅游胜地。

1965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，法师在香港准备讲圆觉经时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“自知时至”，遂嘱咐左右弟子和侄子在他圆寂之后将法体封龕入土；八个月后，将肉身请出加漆铺金，供奉寺内。当晚八时，法师端坐涅槃，在世八十七年。侄子和弟子遵照法师生前嘱咐，将法体封龕入土。当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拨土开龕，见法师法体无缺，须发仍留，呈金黄色，遂将法体加漆铺金，供奉于万佛寺弥陀殿，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自六祖惠能之后，在南方第二个修得“不坏金身”的高僧，这在亚热带气候的香港，可謂是惊世圣迹。

目 录

月溪法师生平	1
佛教人生观	1
一、原序	1
二、佛教的人生观	3
三、用佛法解释人生真义	57
大乘八宗修法	66
一、律宗	67
二、净土宗	78
三、唯识宗	93
四、天台宗	101
五、华严宗	111
六、真言宗	125
七、禅宗	132
八、三论宗	150
无始无明	159
一、由真起妄返妄归真之考证	159
二、无始无明与妄念无明之分别	170
三、如何将无始无明打破	191

一、原序

众生虽万类不齐，而有同具之情焉。其情为何？曰：“离苦得乐是也。”佛之成佛，与菩萨之为菩萨，其出发点亦不外是情。此释迦世尊，既先以事行教化吾人矣，试观其为悉达太子时，岂非因见有老、病、死、苦，而发出家求道之心乎？夫生、老、病、死是众生皆有之苦，是最普遍而不能免者，而佛法均能了决之。故知佛法者，是出于至情，而为人生所本当需要者也。以方便言之，亦可说：“佛者，成就离苦得乐之事业者也，菩萨者为此事业者也。”是故我等凡夫欲了生脱死，出离诸苦，非依佛法修行不可。否则任汝有掀天揭地的奇才，随汝立惊世骇俗的伟业；哲学家，任汝聪明寻求真理；宗教家，任汝热诚信拜真神，终不能跳出生死苦海的范围。何以故？根本在迷故，在迷而不自知故，忘本逐末故，妄执颠倒故，认假作真，以虚为实故，不内返心源，而向外驰求故。佛法是出迷启悟，证真求实之学也。佛法不使人厌世，亦不使人乐世，惟教人认真识妄，不为世迷而已。而吾人之学佛法，实分内中最重要之事也。今者得在月溪法师座下听受佛法，此善根未知从何生所种也！

法师讲经在未开讲之前，或先讲人生的真义，以示此重要的切身的大问题，最值吾人之研究。而孔老庄墨诸先哲、程朱陆王等学派、耶回婆罗门各宗教，乃至一般文人杰士、欧西哲学所不能完全答复者，而佛法可以美满解决之。所以引起听众研究佛法之兴趣，斯法师之善导也。或先讲佛教唯心的人生观，以示吾辈凡夫举止语默、感觉意念、思想起伏、清净烦恼、起居饮食、应酬交际、大小事业、高下品格、善恶是非、喜怒哀乐，括而言之，全部生活都以吾人虚伪梦幻迷妄心识为枢纽，莫不是妄心的作用，所以不得自在。吾人本有真心，不过为无始根本无明之所盖覆而不显露，若依法修行，则无明可破，真心可见，一见真心即得究竟解脱，所以令听者猛醒觉悟也。其中说明妄心如何构成、真心如何可证、中阴之测验、无明之境界、学佛易犯之病、外道错走之途，凡此等等，法师既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苦口婆心，详为开示矣，其为重要可知也。

爰敬述之如左，题为《佛教的人生观》。学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，而法师慈悲度众之愿方不负也欤。至人生真义所示各家学说，前即有翟镜铭居士笔记，兹故不赘。而各家之所以不究竟，人生观亦有论及也。

弟子叶智尊敬述

二、佛教的人生观

人生只求衣食吗 究竟应该怎样呢

吾们须知人生在世，其目的不是只求衣、食、住而已。虽然此三者为人生所必需要，士、农、工、商是我们应该所操之业，但是吾人若只知有男女饮食之事，士、农、工、商之业，则人之生活值等于牛马之生活而已矣，是无意义、无价值矣。夫牛马亦饮食，亦工作，亦住房子，亦生儿女，虽所饮食者不同，而能饮食则一也；虽所工作者有别，而能工作则同也。则与牛马奚择哉？孔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”盖人是有理性者，应有高尚思想，人为万物之灵，当有异于禽兽也。吾人除衣食工作诸事之外，尚有无穷无尽光明大道应当研究者，以解答人生真实意义。大众当知，世间一切学问都是有穷有尽的，惟有佛教高妙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，是超过一切的，是彻底解释人生真谛的，是大家本当研究的。

佛教所说的话是怎样的

对于人生有没有实用

佛教所讲的话是切切实实、正正当当的，是人情上

通得过的。佛字是印度音，即是中国觉悟的觉字。顾名思义，佛教当然是使人生起正信、破除迷信的；是说人的话，不是说神的话的（说神话如基督教言天主或上帝是独一无二真神，创造天地者。又谓其教主耶稣是上帝独子，为圣神降孕，由童女马利亚所生之类）；是说生的话，不是说死的话的；是使人生前得受用获利的，不是徒然用死后得好果报的说话，来引诱人信奉的（如神教所说之天国）。佛教所说的道理，是有凭有据的，是可修可证的，是人生上进的出路。

古人云：“人身难得。”倘若我人不向佛教的光明大道寻求出路，惟是终日营营役役，逐利求名，如是糊糊涂涂，醉生梦死，枉过一世，岂不甚可怜悯？大多数人以为人生在世，由少而壮，而壮而老，由老而死，但求衣食丰足（只作衣架、饭桶），过去数十个寒暑便算了事。上者有才能本事，则图谋多些钱财以为夸耀，竞取高些权位以为光宠，如是而已。殊不知势力金钱独可矜炫于庸俗，荣华福乐终归欺骗乎己身（是何异于粪内虫中之大虫），而智者见之，既不胜其怜悯矣。人们徒向物质方面而走，是愈进而愈退，愈入而愈迷，如渴鹿逐焰，愈逐愈渴。若能及早觉悟，从佛教方面研究上进的方法，方有真实的进化，依佛教找回人生本有的价值，才不辜负此难得的人身，如此在世上生活，才算来这世间不枉走一遭了。有等人以为在社会上，纷纷扰扰没有意思，便逃入

深山，享受清闲的福乐，隔绝尘世的烦恼，这种抱著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”的宗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，是等于死人一样的了。世界是由我们众生共业力所感召而成的，人人都有责任维持的，如同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人个个都应该顾爱的一般。佛教是主张积极救世的、为公的、利他的，进而言之，惟有用佛教殊胜的道法，才能够彻底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。大家只要明白佛法的好处，照佛法来修行，就作农工、为商学、当军政、各界都可以做的、都要做的（只要汝做好看的戏，不可做劣戏）。

佛教是唯心的学问 能彻究人生的真相 能打破人生的迷梦

刚才说惟有用佛法，才能够彻底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佛法的立场在根本上的，是在根本上来注目的；世间一切知识和学问，它们的根据地都是在枝末上的，不大彻底的（佛法如纲，世法如网）。佛法是在治本上用功的；世间学识如法律、政治等，大抵是在治标上做事的。所谓本者何？就是心呀！我们看看，世界上好的事、坏的事，和各种的物件、一切的建设，不是从心里做出来的吗？倘然我们不起心动念，没有思想，那里会去做出事情来呢？所以佛

经说：“一切唯心造。”故此想治理国家、平定天下，必定要从治理人心着想，由改造心理入手才有把握的，才是根本的办法。能使人心善良，最有功效的、最美满的莫如佛法。

还有一层，我们从外面感觉的事物、遇着的环境，都是我们的心助他成功才有的。啊哟！我们的心有这么的本领吗？是的。我今说一个譬喻：我们夜里睡觉，在梦中知道有我，看见有人，其中有相识的、有平生未曾见过面的；有时遇着顺的事欢喜笑的，逆的事悲哀哭的；有时又会看见山、看见水的，其中有到过的，和没有到过的地方的。我们个个都知道，梦境里人我顺逆的事、山河大地的物，是梦心造出来的，是幻化虚假的，但是我们做梦时不会知道是梦的，等到醒来才晓得的。我们看看，俨然的梦境，无非是梦心的作用，现在我们历然有的世界，也是我们众生心识现出来的，恰似梦境是梦心造出来的一样。佛典说：“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”就是这样的意思。

上面所说，内而思想，外而感觉，一出一入，万事万物，总属心的范围。那么心对于我们这样的重大，是不可以不考究的。佛法是唯心的，佛学的焦点是在心的一方面，所以是最妥当的、最靠得住的。故此专用唯心

的佛学，来透透彻彻的参究观察人生内容里面的真相，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？怎样来立人生唯一的标准，求美满的出路，达究竟的境界？这就是导论唯心问题，讲佛教人生观的宗旨。

苦乐从何而有

人生在世有苦有乐，人人都说苦乐都是从身子和环境而来的。不错！但是木石和死人的尸骸，也有他的身子和环境，为什么没有苦乐呢？就是因为木石是无情的死物；死人的尸体，因为他的心已离开了他，所以不知苦乐。我们现在了解，苦乐要经过心的知觉和主张才成立的。

我们的心在那里呢

心这件东西是什么呢？多数人都晓得是虚灵活泼的精神，不是呆笨无知的物质。但是心在那里呢？恐怕这个问题，不知道怎样的答复。在胸腔里面的，形如杏仁、色似蕉蕾的肉团心，当然不是我们所导论的心了。

大多数的人会说：“心是在身子里面的。”但是心是明白了知的，为什么里面的东西我们不看见？脏腑的情形我们不晓得呢？在内的答复是不对了。如果说心在身的外面，那么肚子的饱饿，我们怎样能够感觉呢？所以

说在外也是错的。

或有人说：“如此心必定是藏在根身，如眼、耳等感官的中间了，所以眼睛见物，随即分别知道。”如果这样说，心在眼根里，为什么不看见眼呢？故此说在根中还是不合。

又有人说：“心当在尘境，如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和合之处而生。因为心随境有，景见情生，此说合是。”这样解说，还要辩问。心从内出，抑从外入？若从内出，还见身内；若从外入，当先见面。今二俱否，在境之说，何由成立？

讲到这里，一定会有很多人辩解说：“能够看见的是眼，能够知道的是心，所以不可说心能够看见的。”哈！汝看死了的人，他的眼睛还存在的，何以不会见物呢？当知眼睛于心犹如工具于手然（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。眼只司视，见还在心）。

我们之心了不可得 岂无心乎

如上所论，心之所在内外俱非，尘、处、根中二皆不是，纵使再事推求终亦了不可得。然而我们将以何物为心乎？若云以思想为心，即兹追寻心之所在者是，则思想有无边之数，而心体有无量之多耶？一身多心何可说也？假言思想是用而非具体，思想灭时体存何处？如